

多家文学期刊8月集中推出军旅文学作品,突破“金戈铁马模式”——

书写和平年代的中国英雄故事

■本报记者 许畅

当代中国军旅文学,是备受瞩目和深受尊敬的文坛重要力量。眼下,作家应如何构建军人的心灵世界、讲述中国英雄故事?

即将发行的今年8月号《人民文学》杂志,拿出了几乎整本刊物的篇幅,推出军旅文学专号,发表军人军队军事题材的作品。刚刚面世的《当代》杂志第四期上,作家郝在今的长篇纪实作品《一个军的传奇》,用一个军的历史映照中国现代军队的强军历程。

在这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献礼的新作中,尤为醒目的是《人民文学》上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两位“徐主任”的文脉接力——老主任、88岁高龄的著名作家徐怀中,今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荣誉教室“新春第一课”上,与当年的优秀学员莫言、朱向前的课堂谈话实录,被悉数收入“现场”栏目头条稿《不忘初心,期许可待》;著名作家、军艺文学系主任徐贵祥的最新中篇《鲜花岭上鲜花开》首发,小说交织了双重线索,寻访老一辈革命家,探讨英雄情结。

如果说,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一脉相承,能一窥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强劲不息的创作风貌,那集结了老中青军旅作家作品的《人民文学》专号等刊物,可视为和平年代书写英雄故事的一个积极注脚。文学评论家施战军说,身处中国阔步迈向强军梦的征程中,构建军旅文学的动态版图,需以新的文学眼光注视当下军营军队建设,创作出时代特色鲜明的新英雄人物形象,让作品为民族精神增添更多铁质、血性和钙质。

相关链接▶▶ 军旅文学鼓励人民战胜困难奋力向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军旅文学出现了空前繁荣,一大批讴歌英雄的文学作品横空出世。比如长篇小说《烈火金刚》中的史更新、《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等,这些典型人物散发着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和乐观向上的孜孜探求,都流淌于课堂实录《不忘初心,期许可待》中。

从万丈豪情到人之常情,英雄叙事不拘泥“血与火”

徐怀中曾在《人民文学》1980年第1期发表小说《西线轶事》,被业内视为标志了中国新时期军事文学的审美路向。1984年解放军艺术学院创办文学系,徐怀中为首任主任,著名作家莫言、评论家朱向前是首届学员。30多年后三人再度聚首军艺教室,浓浓的师生情、对文学的孜孜探求,都流淌于课堂实录《不忘初心,期许可待》中。

文章复现了文学系从招生、设课到出作品、出人才的珍贵往事,文学系师生以及整个军旅作家方阵,整体上呈现出强劲不息的创作现象、不忘初心的民族形象、继续前进的时代征象。不到十年,军艺文学系何以走出莫言、李存葆、柳建伟、麦家、江奇涛、王海鸰、陈怀国等一支精锐的文学部队?

徐怀中国总结道,创作中的一条重要规律就是:“军事文学要写英雄豪情,也

要写人之常情,还要写在特殊环境下人性的特殊表现。”

所谓人之常情,顾名思义,就是说人自然就具有这种情感,是与生俱来的,超越一切的。“我们的战争文学,当然要写金戈铁马,要写血与火的考验,但不能一味局限于此沦为套路,如果一部战争题材的小说,缺失了人之常情,很难深入下去。”

莫言也写道:“有的作品往往把人物绝对化,好的人一点瑕疵都没有,不好的人一点人味都没有,完全野兽化。连小孩子一看都知道谁是坏人、谁是好人。这种人物塑造,违背了生活的真实。艺术作品要能写出人性的复杂,而不是流于扁平的模式化文学。”

从精神高度到艺术审美,呈现需符合文学规律

军事题材从来都是主旋律作品的富矿,但一些小说在主题构思、素材组织、思想提炼上,可能囿于命题式书写,未必能提升作品的艺术高度。

女汉子,刘亚洲《两代风流》中的李辰,朱苏进《射天狼》中的袁瀚,袁山山《我在天堂等你》中的欧战军等。

这些人物或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或在和平时期锐意改革,或在平凡岗位上无私奉献,成为激励当代军人向上向善向善的楷模。

对此,徐贵祥在长期创作实践中,尤其注重在人物塑造与可读性方面下功夫。他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马上天下》《高地》,诞生了梁大牙、沈轩辕、陈秋石、兰泽光等个性鲜明的角色,备受读者喜爱。到了中篇《鲜花岭上鲜花开》,小说围绕“为父正名”展开,从实情上的扑朔迷离,到世情中的坚执自尊,老一辈革命家韦梦为的形象几乎未出场却又仿佛时时在场,对后世几代人构成了巨大的精神影响。难能可贵的是,文笔生动风趣,情节丝丝入扣,小说美学与价值表达互为增色。毕竟,军旅文学首先是文学,应符合文学世界的审美理念。

徐贵祥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一直在酝酿新的长篇,暂定名为《飘啊飘起来》,而这部先期首发的中篇正是其中的一部分。小说名的灵感来自于大革命时期鄂豫皖地区流行的民歌“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飘啊飘起来”,许多素材取自他在民间采风的所感所得。作品以红军初创时期革命知识分子韦梦为的传说为

经线,以现实中古镇论证修建红色广场的事件为出发点,链接历史上韦梦为设计的“苏维埃城”蓝图,穿插各个时期的战争和重大事件,铺陈出一幅百年变迁画卷,表达不忘初心、造福人民的主题。

从题材拓展到前沿进展,军旅文学不能缺席时代现场

中国军旅文学始终与时代、与人民同心,它是主旋律中最激昂的部分,是正能量中最有力的部分。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是军旅文学的母题,无论钟情于宏大战争叙事,还是挖掘军人个体存在价值,追踪部队新变革和重大事件,都应在当下创作版图中得到丰富多元的呈现。

谈及军旅文学的担当,徐怀中说,军旅文学历来是中华民族文脉的一部分,但目前军队发生了新的变化,原有的军旅文学已不足以描述现在的变革。比如,辽宁舰扬帆起航,是中国几代军人的梦想,新进展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能否持续加以追踪记录思考,对中国军旅作家提出了极大考验。

在徐贵祥看来,面对日新月异军队建设和时代史诗般的变化,军旅文学要有大志向,作家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为读者带来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评论家傅强说,如何从习焉不察的世俗生活中跳脱出来,突破思维惯性,提升既有的军旅经验,创造新的审美范式,是讲好中国英雄故事的难度和关键所在。作家们需抵近改革强军大潮下的军旅生活现场,把握时代脉搏,塑造出具有改革勇气、责任担当和中国精神的当代英雄形象。



即将上市的今年8月号《人民文学》杂志,拿出了几乎整本刊物的篇幅,推出军旅文学专号,发表军人军队军事题材的作品,其中著名作家徐怀中、徐贵祥的作品尤为引人注目。



刚刚面世的《当代》杂志第四期上,作家郝在今的长篇纪实作品《一个军的传奇》用一个军的历史映照中国现代军队的强军历程。

湮没86年的新闻史遗珠重现

商务印书馆重出戈公振《世界报业考察记》

■本报记者 陈熙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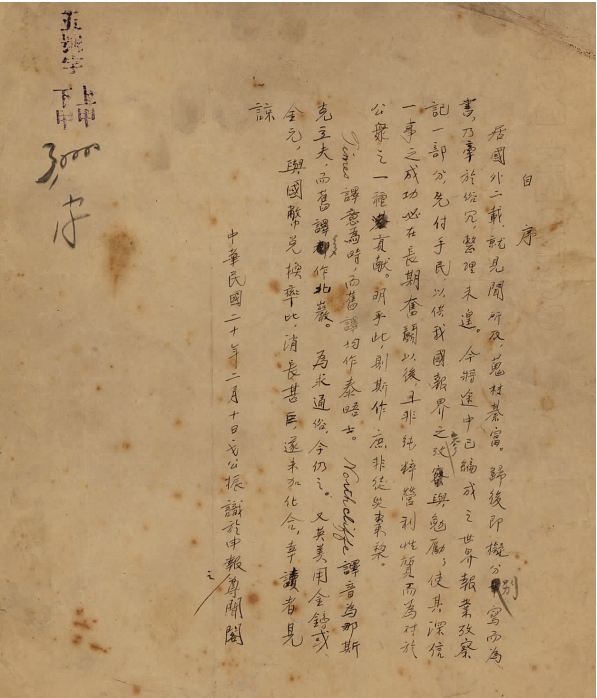
一代爱国进步报人、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新闻史研究开创者戈公振先生86年前被侵华日军所毁书稿《世界报业考察记》,即将由商务印书馆以手稿影印和整理稿两种方式重新印行出版。据悉,这部当年在日军轰炸时毁于涵芬楼的书稿,日前在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中被发现。

戈氏遗稿辗转在上图发现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旦评价戈公振是个不易归类的人物,按今日时髦的说法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跨界者,在“报”和“学”领域均有不小的成就。出国时,他已具有15年一线工作的经历,从校对、助理编辑、编辑直至总编辑,在新闻圈颇有影响;他在刊物上发表诸多文字,编译《新闻学摘要》《新闻学》,其1921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论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学术专著,至今仍是广大新闻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案头书。

1927年到1928年,戈公振自费出国考察,行程数万公里,途经欧、亚、北美各洲。通过考察,他搜集了大量新闻史资料,实地感受到了世界新闻发展的潮流并对外报业进行了深入思考。回国后,戈公振据所见所闻所想所得写了《世界报业考察记》一书,拟由当时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令人扼腕的是,就在他定稿准备付印之时,涵芬楼一夕之间毁于日本侵略者的轰炸之下,《世界报业考察记》也在战火中散失,这段重要的学术活动遂成为尘封往事,至今是我国新闻史上的“一桩憾事。然而就在近日,上海图书馆的研究人员在整理馆藏手稿过程中竟意外地发现了该书手稿,经戈氏后人同意,交给商务印书馆再次出版,这部尘封86年的学术成果即将在8月面世。

据了解,上图馆藏《世界报业考察记》遗稿置于一个扁方盒内,其中包含《世界报业考察记》稿本、校勘表、用于出版的插图照片(附原信封),以及戈公振



仔细比对遗稿文本,研究人员发现至少出现过三种笔迹。根据比对戈公振其他手稿和戈宝权信札,上图经研究初步判定,文本的主体除戈公振亲笔外,另有戈宝权和其他人协助誊抄的部分,这些字迹整洁连贯,改动较少,戈公振对抄稿又进行了修改补充,纸面上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字迹。上图馆藏戈宝权致戈公振的信件证实了《世界报业考察记》在写作的过程中曾得到戈宝权的协助。

左图:戈公振《世界报业考察记》手稿(局部)

(商务印书馆供图)

伴随演出市场的兴起,戏剧的教育功能迅速进入人们的视野,但戏剧教育市场却良莠不齐——

戏剧教育的本土化课程化还缺什么



作为综合艺术的戏剧,满足了家长对孩子精英式教育的需要,它的教育功能,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本报记者 童薇菁

当前,中国基础教育阶段并未将“戏剧”列入必修课程,但关于戏剧的教育功能的种种思考、开发与试水,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以“戏剧工作坊”“戏剧教育课”为名的各类中、短期培训班层出不穷,尤其在寒暑假,面向学龄儿童的戏剧课程格外受到中国家庭的青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上海戏剧学院孙惠柱教授说,市面上很多打着西方教育戏剧旗号的培训机构、工作坊或是教学方法,其教学效果如何,还要打个问号。

早在19世纪末,美国教育家杜威就已将戏剧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方式来看待。伴随着中国演出市场的兴起,戏剧的教育功能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它所对接的是社会巨大的发展需求。作为一门涵盖了文学、音乐、美术和表演的综合艺术,戏剧满足了家长对孩子精英式教育的需要,在它的身上,投射了人们对人才的期待与想象。

当前,国内针对儿童的戏剧教育方兴未艾,却鱼龙混杂。孙惠柱告诉记者,在西方国家并没有正式进入课程的普及性戏剧课,“教育戏剧”并不真教戏剧。有时候,他们过多地提倡自由创作、即兴创作,打着“玩”的概念和口号,来掩盖教学内容的空洞,甚至给体验者造成一种误区:玩、自我,就是西方戏剧的精髓,就是戏剧教育的精髓。

戏剧教育的“英美标准”,不可全信

“‘教育戏剧’这个概念的形成,

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的影响,但我们对英美国家的戏剧教育环境、特点和优势真正了解吗?”孙惠柱在美国大学戏剧系授课多年,他亲眼见过不少戏剧学生进不了剧团,却走进了中小学临时性的戏剧课堂,灌输“高自由度”的戏剧创作态度。

因为这些老师没有合适的剧本给学生演,更不会写剧本,所以放任学生们自己去创作作品,故而作品的打分很自由。这样的戏剧教育,首先在“教”上就失去了它的准则。这令孙惠柱心生警惕,所谓的“英美标准”不可全信、更不可迷信,“它造成了一种美好的错觉,以为戏剧是人人都是可以编创的,这未免看轻了它的艺术价值”。

戏剧艺术,包含了文学的创作、舞台的呈现、“声台形表”的展示。戏剧的价值判断,可提升到精神、审美的高度,拓展到历史与人文的维度,也可追溯到一盏追光灯的角度、一颗螺丝钉的位置,它代表着一个多工种的艺术门类,是优质审美与匠人精神结合的体现。当然,一部杰出的戏剧作品,还少不了创作者的天赋与生活阅历的淬炼。

何止在创作上“有门槛”,对戏剧的认识也有深浅之分。良好的戏剧训练能够拓展一个孩子、一个成人的表达能力、动手能力与社交能力。很多人看到了它实用性的一面,但戏剧给予人们的滋养和提升仅此而已吗?

美剧《权力的游戏》中巧妙地建构了一堂生动的“戏剧课”,背负血海深仇的逃亡少女艾娅,在成为一名无面者的波折经历中,对所见的真实、舞台上的真实和隐藏在所见真实背后的真实,产生了更生动、准确的推断

和认识,而这正是令她在历史、现实和戏剧中感到困惑不已的“舞台”。站在别人的视角上,艾娅成功拆解出了阴谋的真相。通过放弃自我的立场,演绎他人角色来捕获世事灵感,所谓无面者的经历,放在舞台上,就是一场戏剧的体验。

导演赖声川曾向记者谈起戏剧教育在实践中所面临的障碍,“孩子们什么时候可以演莎士比亚,能理解这些角色所承担的含义?能理解一个人的丰富性?”有时候,表面上看孩子们是参与了戏剧训练,但他们是否真的能从中获益?戏剧教育是否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最大的价值?这些问题都离不开专业的引导和教育者的潜心研究。

中国戏剧的基础教育是一片“蓝海”

上海第四中学有一个学生剧社,创立于五六年前,每年保持着20名左右的成员人数,这些孩子们利用课余时间创作了一些小短剧,说说校园里发生的故事。像四中一样,目前“戏剧课堂”在上海中小学校大多以社团的方式展开、推进,还未被引入随堂课程中。虽然依旧“小众”,但这项教育的前景却被很多人看好。

“目前在上海,愿意将戏剧课程化的中小学校不在少数。”四中总务主任段诚刚告诉记者,这些中小学校现在普遍“有心无力”,苦于资源的短缺,尤其缺少专业水准的指导教师,也很少得到职业戏剧团体的支持。

同样是艺术课程,音乐教育和美术教育却在国内基础教育领域普及得

很好,这给了不少学者启发。相比于戏剧的开放与灵活,音乐训练和教学显得保守许多,不过有学者认为,越保守也意味着越规范,越具有普及化的可能。换一句话说,学音乐的孩子不需要懂作曲,但他完全可以通过声乐训练了解作曲艺术。学戏剧的孩子也不一定懂创作,因为他可以通过扮演一个角色,了解戏剧这门艺术的教学规律。

“在中国学校普及戏剧,必须要考虑并且适应国内教学环境、课时安排等实际情况,设计出一个可行的通道。”这个通道,在孙惠柱的理解中是“表演”,“在现实条件下,不可能要求每个学生都来演自己的创作。我认为,从模仿入手更适合中小学的戏剧教学,全世界的音乐课都是这样教的。”

目前,由孙惠柱团队打造的“教育示范剧”正在全国多所中小学校进行试点。在一节40分钟的课堂里,学生们分成若干小组在老师指导下排演剧本,这些剧本大多取材于《悲惨世界》《老人与海》和鲁迅小说等中外名著,并按照教学目的进行“特别”改编——每个剧本5到8个人物,戏份接近均等,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台词可说,有个性可演。日前,中小学校的《悲惨世界》《老人与海》已在上海戏剧学院附属中学、延安初级中学等学校完成了教学实验,受到业内关注。

艺术的明天需要有鉴赏力、判断力和审美力的观众,城市与国家的未来需要素质出众的人才。专家呼吁,能够育人、造人、养人的戏剧艺术,亟待更全面、更准确地开发,这是一项关乎美育的重要工程。